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1-45

2011年8月19日

以藝術真實再現恢弘的古典戰爭

河南文藝出版社編審 許華偉

國無寧日，歲無寧日。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野以戰，殺人盈野。這就是戰國！中國歷史上兼併戰爭空前激烈的時期。在這長達 255 年的歷史時期裡，見諸史冊的戰爭就有兩百多次。戰國是因戰成名。《大秦帝國》浩浩蕩蕩五百萬言，寫的就是戰國時代。全書以少梁之戰開始，以劉邦項羽攻入咸陽終結，寫盡了從戰國中期到秦帝國滅亡期間的大小各種形態的戰爭。可以說，戰爭是《大秦帝國》的一個重要主題。也可以說，《大秦帝國》的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文學的形式，用藝術的真實，恢弘再現了古典戰爭。

孫皓暉先生曾說：真實再現古典戰爭，幾乎是一個文學夢想。

為什麼會有這樣感慨呢？因為以小說的形式寫古典戰爭，很難。中國古典小說中寫戰爭最成功的作品首推《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三國演義》主要寫戰爭計謀，《水滸傳》主要寫將領戰鬥力（武藝），兩方面都達到了極致水平，這兩部書長期以來成為人們瞭解古代戰爭的形象教科書。即使如此，也有人提出質疑，說這兩部書都沒有表現出古代戰爭的真實形態，相反卻帶來了負面效應：使今人對古代戰爭嚴重誤讀，使古代戰爭傳奇化、神秘化，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遊戲化。比如強調戰爭中的計謀運用，戰爭的勝負進展十有八九取決於軍師的特別妙計。“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勝利便輕而易舉如探囊取物。比如說武藝，兩部書更是英雄輩出，陣前幾合立定乾坤，士兵只是跟著搖旗吶喊的戰場跑龍套者。如此一來，古代戰爭便在強烈的戲劇性與漫畫化中，變成了雲山霧罩的模糊意象，人們始終不甚了了，古代戰爭究竟是怎麼個打法？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尚且如此，其他寫戰爭的小說就更不足論了。在對戰爭的描述中，每部小說各有其側重點。《三國演義》主要寫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鬥爭，這是它在思想和藝術上的主要特點。《三國演義》把軍事鬥爭、政治鬥爭、外交鬥爭結合起來描寫，不單單寫戰爭，在戰爭中塑造人物形象是其主要目的。比如寫謀略，赤壁之戰簡直就是智慧之戰，與其說是寫戰爭，不如說在寫諸葛亮、周瑜、曹操的謀略比拼。再比如寫溫酒斬華雄，這是關羽初露頭角的一場戰鬥，前後不過一千多字，根本就沒有寫關羽和華雄是怎麼打的，主要是虛寫，用側面烘託

的手法塑造了“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的關羽形象。運用烘託、映襯等手法表現人物，啟發和調動讀者的藝術想像力，在戰爭中塑造人物形象，這是《三國演義》獲得很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客觀地說，小說是以塑造人物為主要任務的，人物立起來了，小說可以說就成功了。為什麼還有人覺得有遺憾呢？既然是一部以描寫戰爭為主要內容的歷史小說，讀完了全書還是不瞭解當時的戰爭是怎麼回事，這不能說不是一種遺憾。可能明代的羅貫中先生真的不清楚東漢末年的戰爭是怎麼打的吧？對讀者而言，期待一部既有文學性、又能全面解讀古典戰爭的作品出現，也是可以理解的。當然這種作品對作者的素質要求是很高的，需要具備多方面的常識和學養。

孫皓暉先生恰恰具備這些條件：法學家，長期從事中國原生文明研究，十幾年如一日地文學創作，還是“骨灰級”軍事發燒友。

既然是軍事發燒友，就不會允許自己的作品裡對戰爭的描寫是粗線條的，是含糊其詞的。《大秦帝國》對戰爭要素的展開非常充分：戰爭起因、兵員數量、兵器裝備、糧草輜重、山川地形、兵學理論、作戰方式、雙方謀劃、兵力配置、營壘駐紮、陣法對抗、將帥素質、民心士氣、廟堂帷幄、軍隊訓練、戰場進程……等等，無一不有細緻形象的描述。所有這些元素以錯綜複雜的方式組合，便有了戰爭勝負的必然，也有種種戲劇性的偶然，使戰爭形式大大豐富起來，也使人物形象大大豐滿起來，使讀者真正立體化地感受了古典戰爭。

如果說《三國演義》是以大寫意的手法來表現戰爭，那麼《大秦帝國》就是工筆細描，纖毫必現。比如對兵器描寫，歷來的歷史小說一般只涉及人們熟悉的短兵器——刀、槍、劍、戟、弓馬、

滾木、擂石等。《大秦帝國》不然，不但翔實展現了戰國時代的主戰短兵器——種類各異的刀劍，而且第一次在歷史小說這樣的藝術形式中，大規模展現了古代戰爭中的大型兵器，進攻型、防守型、機械型、水戰艦船四大類數十種，有圖註說明，還有展開使用，令人大開眼界，使人扎扎实實感受到了兵器裝備在古代戰爭中同樣有著某種決定性作用。其實對戰國大型兵器的再現是很費功夫的。之所以要寫大型兵器，是因為戰國時期的大規模戰爭，主要表現為攻堅大戰（拔城）與戰役會戰（每戰數十萬大軍），大型兵器的作用非常重要。不寫大型兵器，便無法表現戰國真實的戰爭水平。

當然，《大秦帝國》更有兵學理論與戰爭謀劃的論述。作品對戰場機謀之算，敵對雙方將帥的兵學淵源、軍事思想、用兵風格等，都作了多角度地扎實描寫。這種真切扎實，沒有深厚的學問功底與相當的藝術造詣，是很難達到的。

還有更宏大的描述。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留血的戰爭，寫戰爭首先要寫好政治。《大秦帝國》開篇就是商鞅變法的政治改革。有了政治基礎才會有軍事力量；確定了政治路線才會有出兵山東；有了統一天下的決心和實力，才會有天下一統的戰爭。《大秦帝國》以更高端的視角來寫戰爭，把戰爭放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來寫，寫出了戰爭的實質！秦為什麼能統一天下，就是因為秦的政治更文明，代表了時代前進的方向。天下百姓為什麼渴望統一？因為從春秋到戰國，幾百年的動蕩戰亂，民不聊生，甚至孟子都在大聲疾呼：天下要“定於一”！這是更大的政治要求。而這些，都要通過戰爭來實現。戰爭會有犧牲，但也能帶來鉅大的社會進步。這也是《大秦帝國》寫戰爭的主題思想。

二

寫戰國時期的戰爭，要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有精深的研究，諸子百家的書要讀，重要的兵書《武經七書》、《吳子》、《尉繚子》、《六韜》、《司馬法》、《孫臏兵法》也要熟讀；還要熟悉有關武器裝備的圖書，如《考工記》、《武經總備》、《武備誌》。這只是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識；就歷史小說的要求而言，更需要寫好人物。小說的靈魂是人物形象；戰爭勝敗的決定因素是戰場上的軍人，也是廟堂之上的君臣。總之，有了對人物的精準把握，才能真正寫好戰爭。在寫人物的同時，展開對戰爭的具體描述，兩者才能相輔相成。

比如《大秦帝國》第一部《黑色裂變》通過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充分展現了孫臏卓越的軍事思想，也深入地刻畫了孫臏和龐涓的人物形象。

孫臏和龐涓的故事，圍魏救趙的典故，很多人都熟悉。《大秦帝國》卻能寫出新意。《黑色裂變》第11章〈天算六國〉，孫臏與齊威王有個對話。當時孫臏正在看《吳子兵法》，齊威王請孫臏評點吳起兵法。孫臏說：吳子自是堂堂正正兵學大家，然則為時勢所限，尚無大規模步騎野戰，其兵法主旨在於強軍之道，缺少戰場謀劃之道。吳子久為魏國上將軍，此精兵傳統已植根於魏國軍隊，正與龐涓所長不期而合，亦正與龐涓所短不期而合。時也，勢也。

這段話是孫皓暉先生替孫臏說的。它包含了幾層意思：

一，戰國中期的作戰方式已經由以前的單一化變為多元化，由單一車戰發展為步、車、騎諸兵種協同作戰。軍隊機動性大大提高，部隊能夠遠程奔襲，深入敵境，千里殺將。這是時代發展

提供的新條件，是桂陵、馬陵之戰能夠成功的前提。孫皓暉先生特意點出了這個變化。

二，突出了謀略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齊軍創造了古代戰史上兩個出色的機動戰例，表現出孫臏等人很高的軍事智慧和作戰指導上的主動性、靈活性。尤其是孫臏，通過對敵情的分析、判斷，準確計算、周密計劃，完全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達到了“致人而不致於人”的境界。

三，齊國君臣完全掌握了敵人的優點和缺點，知己知彼，勝算瞭然在心。

接下來的具體戰役描述，更是精彩紛呈，寫盡了孫臏令人拍案的心機與謀略。孫臏和龐涓的人物形象也因之而格外飽滿、深刻。

孫臏、龐涓是鬼谷子門下的師兄弟，兩人出山之時關係很好，龐涓殷殷邀請孫臏一同到魏國看看。但他們最終成了仇人。這種變化是逐步發生的，是由於兩個人不同的身世、不同的個性、不同的境遇造成的。《大秦帝國》很細心地給出了交待。龐涓出身寒門，父母夭亡，被叔父撫養，飽嘗寄人籬下的痛苦和屈辱。由於被叔母揮刀相逼，龐涓失手打傷叔母，隻身逃到深山求生，直到被鬼谷子發現時，他已經當了一年多的“野人”了。龐涓是苦孩子出身，有酷烈的功名之心，渴望著出人頭地。孫臏是望族出身，祖上是赫赫有名的孫武。孫臏身上有著不肯埋沒自己卻又明智散淡、適可而止的傳統家風。龐涓事事爭先，孫臏處處謙讓，兩人相處得特別融洽。到了魏國，情況發生了變化。龐涓深思熟慮之後，決定報效魏國，建功立業。孫臏準備回到齊國，尋求發展。就在這個時刻，他們的命運發生了轉折。魏惠王來了，並不是來找龐涓，而是拜訪孫武的七世孫——孫臏。龐涓尷尬難堪無

地自容。之前，孫臏並沒有給龐涓說起自己的身世，此刻龐涓覺得孫臏欺騙了他，在他即將被委以重任的時候，孫臏“泄露”了家世，使他憑空受到魏王冷落，他感覺孫臏的心機是何其深也。剎那間，龐涓對貴族子弟的本能憎惡油然而生。但是龐涓忍住了，勸孫臏接受魏王的邀請。這時候，陰謀就開始在龐涓的心頭滋生了。孫臏卻混然不覺，一味地推崇師兄，謝絕高位，替龐涓謀劃軍事。直到被殘忍地挖掉膝蓋骨，孫臏對陷害陰謀還一無所知。災難突然降臨，孫臏狂亂失態，被當作了“驚嚇失心”——瘋了。這是上天佑護孫臏，否則陷害還將繼續，直到他的生命消失。從龐涓輕蔑的大笑中，孫臏突然悟到應該繼續瘋下去，從此他看似沒有了廉恥、沒有了尊嚴、像豬狗一樣地生活著，整整十年。在孫臏的心頭，計謀也開始孳生伸展，他看清了龐涓對他的才華與家世的忌憚，看清了魏王把他看做“魏國的威脅”而默許對他的迫害。他只有以堅韌的意志和最荒誕的方式求得生存，伺機逃走。

十年之後，齊國的使臣將孫臏秘密地帶出了魏國。那時候的龐涓已經是魏國的上將軍，赫赫戰功威震天下。

趁著趙國“主少國疑”的微妙時期，龐涓帶領 20 萬大軍直逼邯鄲，要建立更大的功業。齊國派出了田忌和孫臏，一場精彩絕倫的戰爭開始了。邯鄲城正在進行著殘酷激烈的浴血攻防戰，千里之外的臨淄郊外也在醞釀著前無古人的軍事謀劃。孫臏冷靜分析了齊軍四個不利因素，決定只能智取，不能硬拼。不去邯鄲，直搗大梁，等待魏軍回兵，齊軍中道設伏，一舉擊潰。這是兩千多年前的軍事謀劃，不去戰場而去後方，其中大有奧妙，顯示了孫臏卓越的軍事天才。孫臏派出四路兵馬，層層設伏，正如蜘蛛佈好了天網，專等獵物往上撞。結果，龐涓撞上了網，在桂陵山谷遭到伏擊，狼狽逃回了大梁。

《大秦帝國》寫到此處，孫皓暉先生有一段評點：孫臏的圍魏救趙，像暗夜中一道強烈的閃電，照亮了被霧靄掩蓋的戰爭空間。在騎兵步兵代替老式戰車的歷史轉換關頭，孫臏的圍魏救趙，使步騎野戰真正走進了戰爭新天地。從此，智慧與計謀在戰爭中大放異彩。

這是對孫臏的贊許，也指出了戰國中期戰爭形式的新變化。

桂陵之敗並沒有讓魏國清醒，反而是惱羞成怒，提出了“滅韓震齊”的復仇方略。應該說，魏國的朝堂之上是昏君和草包當家，龐涓的才華不能正常施展，相反還要抽出精力應付各方掣肘。龐涓很痛苦，在這樣齷齪的朝堂上做事，很憋氣。龐涓又很有隱憂，桂陵戰敗，孫臏的戰法莫測高深。一切都是經過孫臏精心策劃過的，事後再想想，自己還得走桂陵山地，還得鑽進孫臏的伏擊圈。孫臏是真正可怕的敵人。

孫臏和龐涓的生死之戰，是馬陵之戰。出兵韓國時，龐涓做了精心準備，對韓國瞭如指掌，攻擊步驟環環相扣。如果沒有孫臏相救，區區的韓國怎能禁得住龐涓大軍的攻擊！可是孫臏又來了，還是去攻擊大梁。其實，龐涓人在韓國的新鄭，指揮著激烈的戰鬥，心卻在懸著，一刻也沒有忘記孫臏救援的可能。龐涓把與孫臏的再次較量，看得比攻韓重要一百倍。只有打敗了孫臏，龐涓才能稱得上真正的名將，這是戰國時代軍人的無尚光榮。可恨的是孫臏竟然故伎重演，又是圍魏救韓！簡直是在羞辱龐涓。沒有片刻猶豫，龐涓帶領十萬大軍直撲大梁。齊軍就在大梁城下，看到龐涓大軍來了，轉身就跑。龐涓帶領魏國鐵甲騎兵風馳電掣般地追擊齊軍。龐涓和孫臏都在計算著追擊的路線和里程，觀察著敵人的變化和地形的變化，形勢瞬息萬變。

孫臏處心積慮，事事都算在了龐涓的前面。當他對田忌說，

還用上次的打法時，田忌驚訝萬分。龐涓是沙場宿將，豈能再次鑽入圈套？孫臏卻說：龐涓熟讀兵書，卻刻板過分。所謂兵不厭詐，只有故伎重演，才能激怒龐涓追殲齊軍。只要龐涓帶兵來追，他就一去不能回。

孫臏先算人、再算地，又安排人故意被魏軍“俘虜”，告訴龐涓齊軍已經潰逃，孫臏也被步兵抬著逃跑。龐涓得到這些“情報”以後，輕裝疾進，鑽進了孫臏設伏的馬陵山地，看到了寫著“龐涓死於馬陵道”的木牌。一陣山風呼嘯而過，龐涓油然生出一片迷茫一絲恐懼。片刻之間，箭鏃漫天激雨般嘯叫飛來，龐涓像刺蝟般渾身帶箭，倒在路邊。

《大秦帝國》寫到此處，有一段心理描寫，傳神地刻畫了龐涓的內心，也折射出了孫臏的形象。

龐涓已經奄奄一息，看著山谷中被打蒙的魏軍將士人自為戰的搏殺，一絲淚水涌出了眼眶。十多年精心訓練的這支鐵軍，將全軍覆沒，他自己也將帶著永遠的仇恨和無盡的遺憾離開人世，建功立業出將入相的勃勃雄心，就這樣頃刻間隨風而去了。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一道閃光從腦海掠過，他瞬息間洞察了孫臏的全部謀劃，連最後置他於死地的計謀也計算得如此精到——引誘他到山坡孤立之處，集中強弓硬弩向火把圈子齊射！孫臏那孫臏，你可用心良苦，做得乾淨徹底！龐涓要有你如此鐵石心腸，豈能讓你活到今日？你，終於成名了，你是踩著我龐涓的屍骨成名的……¹

小說讀到這裡，不禁讓人喟嘆。為孫臏嘆，為龐涓嘆，為這一場戰役而嘆，更為《大秦帝國》的作者孫皓暉先生而嘆。小說

¹ 孫皓暉：《大秦帝國之黑色裂變》，河南文藝出版社 2008 年，第 571 頁。

兼顧各個方面：寫古典戰爭酣暢淋漓，寫世態人情入骨三分，寫算計謀劃鬼斧神工，刻畫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這就是《大秦帝國》！

三

再以《大秦帝國》第三部《金戈鐵馬》為例，說說《大秦帝國》是怎樣寫戰爭和塑造人物的。《金戈鐵馬》全篇 80 餘萬字幾乎都在寫戰爭，實寫的大戰有宜陽之戰、河外之戰、河內之戰、彝陵水戰、郢都之戰、濟水之戰、臨淄之戰、即墨之戰、闕與之戰、岱海草原之戰、陰山草原之戰、上黨對峙、長平大戰，加上一開頭的秦武王進軍洛陽，可以算是 13 場半大戰，連綿打來，戰戰相接，讓人緊張得喘不過氣來。在寫連綿大戰的過程中，《金戈鐵馬》塑造了一大批人物形象：有白起、樂毅、田單、廉頗、趙奢等千古名將；有魏冉、范雎、藺相如等千古名相；有魯仲連、蘇代、孟嘗君、春申君、甘茂等縱橫策士，更有駕馭著這些將相策士的君王——趙武靈王、秦昭王、宣太后、燕昭王等明君英主。與這些主流形象相對應的，還有一系列敗軍之將與亡國君臣：趙括、觸子、達子、騎劫、淖齒、齊湣王、魏齊、須賈等等。

《大秦帝國》可謂大手筆、大作品，繪製了波瀾壯闊的歷史場面，展現了撼人心魄的戰爭場景，塑造了林林總總的藝術群像。尤其要說的是長平之戰。長平之戰是戰國戰爭中規模最大的，也是戰國的分水嶺，從此後，秦國獨霸天下，奠定了統一天下的堅實基礎。此戰之後，趙軍的統帥趙括留下了“紙上談兵”的笑柄，秦軍的統帥白起則被視為“屠夫”，被後人厭惡唾罵。但是《大秦帝國》裡的白起和趙括是嶄新的人物形象。

白起是戰國時代首屈一指的名將，有赫赫戰功，是戰國時代絕無僅有的長勝統帥，卻由於殺降而被史家打入另冊，視為“屠夫”。如此一個人物，恰恰是戰國中期大戰的核心。如何寫好白起，幾乎成了全書的關鍵。從藝術的角度看，孫皓暉先生對白起的塑造是獨具匠心的。從一開篇的“千夫長嶄露頭角”到長平大戰前，白起從士卒一步步昇到上將軍，屢建奇功而不驕不躁，為了國家的穩定，在朝局斡旋中正直立身，不惜犧牲私人情義，一切以大局為重。從始至終，白起都是一位本色人物，都是能夠讓一個國家倚重的柱石人物，是當之無愧的國家長城。

對白起形象塑造的難點，在於如何處理長平殺降這一千古鐵案。作家的匠心獨運，恰恰便在這要害之處。

匠心之一：設置最高層與大軍將領對處置降卒的微妙局勢——大戰結束了，趙軍投降了，如何安置20萬降卒，白起焦急地等待著秦王的詔書，可等來的卻是秦王的不置可否，丞相的含糊迴避。聚集將軍們會商，卻是無一可行之策。廟堂無斷，將士無策，人皆難堪沉默，一切都在逼著白起做最後決斷。

匠心之二：從各個角度揭示戰國中期的秦國既無法安置20餘萬精壯降卒，又不能釋放這支生力軍回趙的嚴峻形勢。

匠心之三：對秦昭王與白起在殘酷大戰的特殊時期的特殊關係的描寫——秦王不干軍令，戰場之事許白起抗拒王命，為秦昭王的“合理”迴避埋下了伏筆。

匠心之四：對白起敢於擔事的堅剛秉性的細緻刻劃，使白起最後的決斷成為性格的必然。

匠心之五：淋漓盡致地描寫了白起的矛盾與痛苦，回顧了“殺降不祥”這則最古老軍諺的深厚倫理根基，使殺降事件成為具有獨特歷史內涵的悲劇，而不是“屠夫”二字所能了結。

殺降之後，白起終因與秦昭王戰略分歧，拒絕出任統帥再度攻趙滅趙，而被杜郵賜死。作品對那一幕驚心動魄地描寫，真正完成了鐵血戰神的大悲劇書寫，使白起這個承載著特殊歷史內涵的名將形象扎扎實實立在了讀者心中。

而被“紙上談兵”這一成語代替了姓名的趙括，歷來被人們認做一個只知誇誇其談的傢伙，兩千多年來一直是個反面教材，被看作導致趙國 50 餘萬大軍覆沒的罪魁禍首。但是，《金戈鐵馬》裡的趙括卻也有著令人肅然起敬，甚至痛而憐之的一面。由於趙括的輕率冒進，趙國 50 萬大軍被困在了長平河谷山原裡，又由於他的嬉笑怒罵揶揄嘲諷，趙軍八名老都尉蒙羞自戕。如此等等，趙括作為主帥，是負有罪責的。難能可貴的是，趙括在痛切反省過錯之後，勇於承擔責任、勇於改正錯誤，雖然為時已晚，卻閃爍著眩目的血紅的光彩！

趙軍糧盡兵疲，情勢極為危險之時，為了保存最後的實力而等待援兵，趙括以過人的智慧，擺出了一座曠古未見的車城圓陣做最後支撐。

《金戈鐵馬》描寫了秦軍統帥白起見到此陣時的情景：

細看半個時辰，白起下得望樓竟是一聲感喟：“秦趙大決，此其時也！若趙括此戰不死，必是天下名將，大秦克星。”²

只可惜，天下兵爭勝負常在戰場之外。車城圓陣雖能固守，卻等不來救援，又斷了軍糧，士兵甚至開始相食傷兵，苦苦撐持 46 天之後，再也不能等死了。趙括悲壯地帶兵突圍，身先士卒，身中八箭，粗大的長箭幾乎穿透了他單薄精瘦的身軀。趙括下達

² 孫皓暉：《大秦帝國之金戈鐵馬》，河南文藝出版社 2008 年，第 783 頁。

的最後一條軍令是“投降”，在死亡到來的最後一刻，他想到的只是保全趙軍 20 萬將士的性命。趙括無聲無息地去了，留給讀者的，卻是一種難以名狀的悲愴情懷。

作品對趙括形象的塑造，至少體現了兩方面創作根基：其一，基於對歷史事實基本方面的基本判斷，確立了不能簡單醜化趙括的創作原則。史料顯示：長平大戰前後，趙國決策層尚算君明臣能，委任趙括取代名將廉頗為抗秦統帥，足證趙括絕非平庸低能之輩；趙括能在明顯失誤而導致全軍陷入重圍之時，尚能有效組織全軍抗擊秦軍月餘，最後又能在斷糧之時苦撐 46 天而大軍不亂，足證趙括在最後的危難關頭，必有與前截然不同的非凡表現。其二，作家對趙括的軍事才能與品質秉性，有著基於歷史事實的二元區分。趙括沒有統兵實戰的經驗積累，卻有著極為豐厚的兵學理論根基，這是其才能的二元分裂。趙括有著年少氣盛的驕傲秉性，也有著敢於任事敢於挑戰敢於蔑視強敵的膽略，與認理不認人的正直真誠，這是趙括性格的二元分裂。由此兩根基出發，便生出了作家筆下反差極為鮮明的豐富生動的種種細節描繪，從而將一個正在成熟的天才將領的毀滅悲劇赤裸裸地展開，完成了又一個具有特殊歷史內涵與現實普遍意義的藝術形象。

曠古奇戰大鑿兵：秦趙大決之戰略博弈分析

— 讀《大秦帝國 — 金戈鐵馬》有感

黃光銳

拜讀孫皓暉先生《大秦帝國》之《金戈鐵馬》，掩卷長思，不禁駭然！在孫先生詡詡如生的妙筆之下，那兩千餘年之前的秦趙大決血戰長平仿佛歷歷在目。將軍謀臣運籌帷幄的心智，數十萬健兒力盡關山的慘烈，如何能不讓今天的世人心驚！決策者一跬步，皆千萬將士之性命攸關，不可忽也。

長平大戰，乃華夏兵法之最高經典戰例。多年來，國人從小學就開始接受這樣的解釋：趙軍在老將廉頗指揮下深溝高壘堅守三年，秦軍無法。秦遂施反間計使趙括帶兵。趙括紙上談兵，輕敵冒進，數十萬大軍中伏被圍，全軍覆沒。

細觀《金戈鐵馬》，並作了認真分析之後，晚生卻以為不然。趙軍之敗，趙括有過，廉頗亦有過。非但如此，趙國上下，藺相如有過、虞卿有過、平原君有過，而首要之過，非趙王莫屬。縱觀秦趙大決之前後，趙人剛烈過人，能征善戰，但在重大戰略決策上，卻連犯大忌，可謂只知兵法不識運籌，焉得不敗？

讓我們來分段看看這場曠古大戰。

初局：戰爭誘發事變出現，時趙居主動

秦趙大決，起於上黨之變。

范雎拜相，為秦制定遠交近攻之總戰略後，秦軍東出，奪河

外渡口。然而此時的秦軍統帥部，尚未充分考慮到這一軍事行動的連帶效應。始料不及的是，秦軍此舉，也切斷了上黨五萬韓軍的後路，並引發韓國郡守馮亭，將上黨要地獻於趙國。從戰略謀劃說，這本是秦國應該考慮到的後續可能性。可是，秦國君臣卻被馮亭的當機立斷，打了一個措手不及。

范雎白起精心謀劃的遠交近攻之策，因為低估了對手的決心和決斷速度，一下子就陷入了被動之中。上黨突然易手，並由此引發造成的結局就是：三晉結盟抗秦，使得秦國苦心經營的河外優勢，在頃刻之間蕩然無存。隨後，趙軍進駐上黨天險，在捍衛國都邯鄲西大門的同時，對秦國河東、河內兩郡，形成了居高臨下的威逼之勢。趙韓魏三位一體，合縱與連橫的天平，也隨之向趙國傾斜。

在這一輪的秦趙博弈當中，由於秦國的失算，趙國一開局就佔了上風。

始局：對峙形成，秦國奪回主動權

誰能料想，這個一開盤就取得的鉅大優勢，竟然反而成為趙國的鉅大包袱，致使趙國的戰略戰術一錯再錯，終致潰不成軍。從博弈分析來看，趙國在佔據上黨取得軍事優勢的同時，也就承擔了在博弈中“作出選擇”的義務——由於趙軍高居險要，趙軍若攻，秦軍只有應戰；趙軍若守，秦軍卻難以仰攻趙軍，只能無可奈何的對守。對於秦人來說，這倒也有不用傷腦筋的好處——反正選擇之權為對方掌握，跟著應就是了。

一句話，在長平大決這一亙古未見的戰略棋盤上，是戰是守，惟趙定奪。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面對事關國運的重大抉擇，趙國君臣前

後矛盾莫衷一是，在這場“戰略大考”當中，交了一張不及格的答卷。未能經受“做出正確選擇”的考驗，就必然要在博弈中遭到懲罰。趙國一開始得到的優勢，也就迅速的歸零，直至成為負數。

秦趙對抗當中，秦國的戰略目標是非常清晰的：削弱乃至攻滅趙國，為秦掃平六國一統天下開路。而趙國的戰略目標，卻是搖擺不定的：一方面，趙人深知秦強趙弱，趙國需要奮發圖強方可求存；另一方面，自闕與之戰趙奢大破秦軍之後，趙人便以“首勝強秦”自詡，心中懷有和秦國一爭天下的豪情壯志。佔據上黨俯瞰河內，就意味著趙國必須在“堅守不出，抵禦秦軍”和“大舉進攻，一分高下”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戰略當中做出選擇。而且，趙國並沒有太多的時間來做這個選擇——上黨之變，就是秦趙大決的開始。隨著秦國大軍隆隆開赴前線，趙國的選擇空間已經在急劇的縮小。是憑險堅守，保護邯鄲，還是大規模決戰，以爭天下，趙國君臣需速做決斷！

上黨居高臨下，易守難攻。倘若趙軍選擇堅守戰略，那就根本用不著強求兵數對等。30萬趙軍高壁堅壘，嚴陣以待，再加上邯鄲大本營的有力支持，秦軍縱有百萬，也休想越過壺關一步。若是趙軍選擇進攻戰略，那就務必大舉增兵果斷出擊，以雷霆萬鈞之勢，將秦軍一舉踏平。

首戰之局：後援堅實程度的較量

這裡需要強調的是：與許多人的感覺相反，雖然秦遠來是客，時間卻不是趙的朋友。這是秦趙兩軍的特點和上黨的地形所決定的。雙方一旦形成對峙局面，地形便決定了，趙軍利於守，而不利於攻。

更為重要的根基是，在後勤動員上，時間也有利於秦。世人皆以

為，秦軍遠來，天長日久，糧草供應必然生變。那時秦軍不得不退，趙軍趁勢擊之，便勝券在握。殊不知秦軍糧草船載以進，不耗人力牛馬。何況有武安君白起這位大秦戰神在彼，趙軍又豈能賺到這等便宜。

出兵伊始，白起就派大將王陵率五萬鐵騎，搶佔野王要塞，修築倉廩，疏浚河道，並拓寬野王南北大路，務求後勤供應暢通無阻。野王糧道，乃秦軍養命之源，自是趙軍輕騎突擊的目標。但隨著秦軍越聚越多，出擊其後路也就越來越困難。何況，秦軍糧道位於平原之上，毫無“斷點”可言。

兩軍對峙一旦成勢，要指望秦軍斷炊，除非是秦國大荒。可秦國乃是戰國時代最強盛的大國，坐擁富庶的關中八百里秦川，再加上收自韓魏的河東河內兩郡與取自楚國的南郡，以及已經建成都江堰的四川盆地天府之國，如何會有乏糧之虞？再說，就算是趕上了秦國收成不佳，光是秦國囤積在倉的軍糧，也足夠應付一年兩載了。



資料來源：黃光銳新浪博客(<http://photo.blog.sina.com.cn/list/blogpic.php?pid=5e0fb361h6365a1a83cc8&bid=5e0fb3610100c918&uid=1578087265>) 。

而秦軍的後路越安全，趙軍的後路就越危險。

背高山居於險峻之上者，糧道常為其致命點。趙軍雖居高臨下，然糧道狹窄卻實為其短。從長平關到後援基地石長城，從石長城營壘東出太行山，從太行山陁道通往邯鄲，都是萬山叢中一條險道。一旦被敵軍掐斷，糧草供應便立時陷入危機。如趙軍取守勢，那麼秦軍可能的穿插路線，將被壁壘盡數封死，趙軍的後路安全便不足為慮。但趙軍若取攻勢，則幾十萬大軍前後拉開，出現空檔便不可避免。一旦被秦軍趁隙，輕騎深入阻絕糧道，後果便是不堪設想！

還有一層，供應如此之多的軍需糧草，對於國力弱於秦的趙國，實為極其沉重的負擔。陷入長期對耗，趙國就有被拖垮之風險，完成至關重要的二次變法，就更是談不上了。

綜上所述，由於秦國強大的國力，建立了在攻防器械和糧草供應上的雙重優勢，上黨的地理條件又有利於秦軍的戰術運用，一旦遷延時日，秦軍便成反客為主之勢。僵持局面一成，趙軍便只能憑高就險謹守城池，不可輕舉妄動出擊秦軍。對於趙軍，採取攻勢的機遇，在於秦軍主力尚未到位，上黨對峙尚未成形之際。換句話說，上黨事變不久，軍事對抗之初，是趙國做出選擇的“窗口”。要戰，便當抓住機會，以逸待勞、以眾欺寡，三軍並力猛攻；不戰，便當一心一意防守，不再打進攻秦軍的主意。

中盤伐交：稍縱即逝的良機，被趙國錯過

恰恰就在這關鍵的當口，趙國兩員大將廉頗和趙括，在用兵的根本方略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議。廉頗主張佈設西線老馬嶺、中線丹水和東線石長城三道防線，深溝高壘堅守上黨。趙括卻提出，

集中已抵達上黨的 20 萬精兵主動攻秦：以十萬步軍出丹水河谷，正面進攻；再分兩路各五萬鐵騎出沁水白陘，夾擊秦軍。

廉頗以王命領軍之權，否決了趙括的提議。

趙軍依廉頗部署，三線設防。

平心而論，廉頗的堅守策略自是穩健。然若趙人皆如廉頗之穩健，則趙尚復為趙國乎？秦出關東，追亡逐北，流血漂櫓；韓魏楚齊，爭相賂秦，但求苟且偷生；燕人以刺客為計，徒自取禍；惟獨趙國與秦大戰五次，且二敗而三勝，終以威武不屈力戰強秦而名垂青史！廉頗身為趙之上將，竟無血戰秦軍而獲大勝之戰績。如此“以勇氣聞於諸侯”，怎能讓人心服？闕與之戰，廉頗本是當然的趙軍主帥，卻以“道遠路狹”為由推託不出。未經戰陣的趙奢卻請纓領兵，大戰秦軍，立下“首勝強秦”之殊勳。趙括乃趙奢之子，對廉頗如何能沒有“畏敵如虎”的評價？

更加重要的是，廉頗認為守住上黨就是圓滿完成了任務，卻未能深刻理解進軍上黨的“政治意義”——上黨之變餘波蕩漾之際，秦趙博弈的要點，不在土地城池，而在連橫合縱。

此時，韓、魏雖已與趙結盟，但在河外秦軍的虎視眈眈之下，心裡仍是七上八下；楚、燕、齊，更是騎牆觀望，見風使舵。趙括熟讀兵書，“理論水平”終究高出廉頗一籌：不打疼秦軍，顯示出趙國的實力和決心，三晉同盟便會有名無實，六國合縱更是難以成形。事實上，廉頗的專守防衛，正是搞出了“不進兵就難以合縱，不合縱便無法進兵”的怪圈，使趙國陷入和秦國長期對耗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廉頗指望韓魏兩國先行出擊秦軍，隨後趙軍便可大舉進攻，乃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單一軍事思維，毫無政治頭腦可言。

試問：趙國手握幾十萬精兵強將，卻龜縮上黨畏秦如虎，反

要比趙弱得多的韓、魏打出第一拳，此乃何等邏輯？所以，縱然藺相如口若懸河，也決繞不過這一層去。

廉頗策略惟一的勝機，在於楚國乘秦趙對峙而發兵北上，直取秦國腹地。那時，秦軍被迫回師，趙軍隨後掩殺，可獲大勝。可是，應侯范雎對這一層看得清清楚楚，把楚國作為伐交的重中之重，使出渾身解數，確保南線平安。再加上楚國君王昏庸，朝臣無能，終日吃喝玩樂，全然不思進取。秦國不僅無南線之危，就連常駐南郡的八萬人馬，都被調往了上黨前線。

在這種形勢下，趙國惟有用軍事來支持伐交，方可收到事半功倍的“以戰求和”之效果。趙括力主進攻，乃是建立在對局勢的深刻理解之上，決非急躁衝動血氣方剛。以武安君白起之威，也深知趙括若假以時日多經歷煉，完全可能成為“天下名將，大秦克星”，而必欲趁其尚未成熟之機下手除之。

然而，趙括實戰經驗不足、策劃偏於一謀的弱點，卻也在這次爭論中暴露無遺。若依趙括之策進兵，趙軍的右翼，便立遭白起暗設於沁水的三萬奇兵伏擊。秦趙交兵之中，趙軍始終把眼光放在正面交鋒的步騎對戰上，沒有給予後路糧道以足夠的重視。

若說進軍，最好的時機不在此時，而在當初。

開始階段的秦將王陵率騎兵護糧，駐紮於野王以北。當此之際，開到前線的秦軍僅有 18 萬，部署在開闊的河外平原之上，漏洞比比皆是。倘若廉趙二將能不做意氣之爭，揉和攻防兩策，是完全可能打一場漂亮仗的：虛攻於西，實取於南，步軍佯攻營壘，騎兵突襲野王。

可以如此策劃 —

廉頗可率八萬步軍和二萬騎兵西攻秦軍，不求戰而勝之，但求引其主力於丹水沁水一帶相持；許歷率二萬步兵、一萬騎兵把

守後方，並兼四方救應；而由年輕氣盛的趙括率七萬鐵騎，出太行陁道，突襲據守野王的五萬秦軍，速去速歸，打王陵一個猝不及防！

趙軍乾肉馬奶隨身足食，座下又是陰山良駒，對騎兵遠程奔襲極為有利。野王以北地形開闊，正是趙軍施展騎射的理想戰場。秦軍忙於屯糧建倉，又認為野王遠離前線，難免兵力分散疏於戒備。趙軍騎士苦練多年初抵前線，正是氣勢如虹奮勇當先之際。趙軍七萬精兵從高而下長驅直入，一鼓作氣殺奔秦營放火燒糧，給秦軍以當頭一棒。等到對手回過神來，七萬鐵騎已如疾風一般撤回上黨，令秦軍鞭長莫及。當年若有此役，不僅必能使雙方的士氣出現極大消長，而且連橫合縱的伐交戰，轉眼之間便會煥然一新，只怕，中國的歷史會因此完全改寫。

可惜！趙國君臣上下當斷不斷、猶豫不決，給了秦國寶貴的時間調兵遣將，壓向上黨，並在南線築起高壁堅壘。自此，趙軍便再難得此機會矣！

末局鏖兵：輕騎兵與重步兵的對抗

種種情形壓迫之下，趙軍只有大規模進攻戰了。

趙軍多習胡風，騎射名動天下，且坐騎多塞外良馬。若在開闊平原縱橫馳騁，秦軍鐵騎雖強，終非趙軍敵手。而秦軍之厚重森嚴，卻非趙軍可比。秦軍重甲步兵號稱“銳士”，陣勢嚴明衆志成城，更兼多配強弩硬弓和完善的攻守器械，特別適合山巒隘口之地的壁壘攻防戰。雖然趙國的步兵、秦國的騎兵，在當時都是一等一的勁旅，但和對方相比，就有軟肋的味道了。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秦趙交兵是一場輕騎兵與重步兵的對抗。

上黨之地雖縱橫六百里山川，卻是山巒重疊，河流交錯，絕非陰山千里大草原可比。在此戰場，輕騎兵會受到地形的層層制約，而重步兵卻正可以依託地利，收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的效果。隨著時間的推移，秦以傾國之力不斷添兵上黨，深挖壕溝，高築壁壘，多置擗木炮石攻防器械，對趙軍騎兵突擊的限制也就越來越多。

大戰開始之時，秦軍的西壘南壘已經營得如鐵桶一般，秦軍將領對上黨的山川險要也已瞭然於胸。“以重制輕，以退制進，斷道分敵，長圍久困”，白起的16字方略，深得重步兵依託地形擊破輕騎兵之精要！

白起以步軍把守西壘南壘，擋住趙軍的猛攻，並抓住對方攻勢中露出的破綻，以鐵騎穿插，斷其後路。經驗不足的趙括被困之後，才恍然發覺“長平戰場雖然寬闊，但四周出路卻是極少”。秦軍堅守險要出口，又遮絕糧道，趙軍旬日之內便饑荒斷糧，陷入了危局。

50萬吃掉50萬，竟然就是這樣駭人聽聞的吃法！

長平大決，勝負實在戰場之外

古今中外，大國交兵，勝負常在戰場之外。

長平大決，趙國雖佔先行之利，卻終致幾乎崩潰的大敗。從根基上說，是兩國實力的差距，趙國失敗是必然的。但是，從戰略博弈的角度說，趙國失敗得未必就是必然。

總體上說，趙國決策層在戰略決斷能力上，遜於秦國廟堂一籌；趙軍統帥部在戰場戰術上，也遜於秦軍統帥部一籌。趙國、趙軍，在關鍵時刻的戰略決策和軍事指揮，連出昏著，當攻不攻、

當守不守，大敗虧輸。

反觀秦國、秦軍，當守則守、當攻則攻，後援、用兵、伐交，配合默契，戰略決策清晰果斷。兩國廟堂的決策能力的高下，統帥部的戰役指揮能力的高下，前線將士綜合戰力的比拼，優勢都在秦國一邊。

此戰，秦國大獲全勝，一舉奠定掃平六國一統華夏的基礎，乃是秦國戰略博弈水平高出趙國一籌的結果，而決非對方將領一時衝動的僥倖。表面上的偶然性之下，隱藏著極為深刻的必然性。